

清儒學案

世章



12
3276
74

8736
35

伯樂

天津徐世昌

伯樂

伯樂長兄弟目相師友各有成就亡伯學業最著

伯樂和然儒者謙而學有淵源探賈學問時務持論宏

通平生教訓之說失於疏濶諸儒并學不遺餘力亦在

免遺氣用事致通心術學

夏先生所

夏所字心伯一字致甫晉陵人父學年餘曾讀周易元年

舉孝廉方正以優貢官徽州訓導士極嚴石印母必為之直

嘗謂士習衰微士氣亦宜培養而伯父所行時時為之

生家學之志已見於人以此其數世後其子吳江學

清儒學案卷三十五

天津徐世昌

心伯學案

當塗夏氏兄弟自相師友各有成就心伯學兼漢宋尤尊
紫陽粹然儒者謙甫擘音韻兼深史學留意時務持論宏
通卯生徽攷據之流失於乾嘉諸儒抨擊不遺餘力亦未
免意氣用事矣述心伯學案

夏先生斡

夏斡字心伯一字弢甫當塗人父鑾字德音號朗齋嘉慶元年
舉孝廉方正以優貢官徽州訓導訓士極嚴有屈辱必爲之直
嘗謂士習宜整頓士氣亦宜培養學宗程朱篤行爲時所稱先
生承家學道光乙酉舉人以武英殿校錄議敘官吳江婺源教

諭生平不求聞達在婺源十八年與生徒講學惟以誦法朱子相勸刊發小學近思錄示學者入德之門士習不變農隙之時周歷鄉村與民講約以淺語闡發聖諭十六條附刊律例之簡明者於後嘗曰教官以教爲職非獨教士雖庶民與有責焉咸豐初粵匪擾東南先生倡團練與婺人約曰七十老翁不能任天下事願與若死守婺而已城賴以全擢潁州府教授以道遠不克赴左文襄宗棠督辦浙江軍務聘參戎幕先生建議以徽爲江浙門戶救婺卽以圖浙後路肅清而後浙可安枕又謂用兵之要以慎爲先未復之地慎進攻不可輕犯賊鋒致墮詭計已復之地慎回顧不使賊出我後賴棄前功文襄韙其言先生又籌貸銀米給留徽及金嚴諸軍以功保內閣中書先生爲學兼綜漢宋長詩禮二經而尤深於朱子之書義理訓詁名物制

度說文小學皆能博考精研深造自得其所撰著以輔翼世教爲心桐城方存之嘗稱其檀弓辨誣三卷有功孔子述朱質疑十六卷有功朱子同治七年門人吏部胡侍郎肇智以所繹聖訓附律易解及檀弓辨誣述朱質疑進御有年屆耄耋篤學不倦之衷並命武英殿刊刻頒發天下榮之十年卒年八十三他著有學禮管釋十八卷讀詩劄記八卷附錄五卷學制統述二卷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六書轉注說二卷養疴三編八卷賈誼政事疏考補一卷陶主敬先生年譜一卷景紫堂文集十四卷晚歲又著易君子以錄二卷聞見一隅錄三帙參弟燮撰行狀詩樂存亡譜序

古人祭射燕享有樂則必有詩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詩有歌有

賦有奏有樂有管有歛之不同歌賦者口誦其詞以詩為主雖有琴瑟助歌而已貴人聲也

虞書搏拊琴瑟以詠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人鼓瑟則二人歌

也奏者以鍾鼓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先樂管以笙鄉飲酒禮笙入樂南

陔白華華黍注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燕禮

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疏謂笙奏新宮三終

為之聲皆播其詩於樂中以音為主若今之樂曲矣歌誦之詩

頌在學宮學士以時肄業

王制冬夏教以詩書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文王世子春

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按

誦絃即搏拊琴瑟以詠故至於今不廢奏歛諸詩樂人職之

鍾師笙師不頌在學宮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詩亦與之

俱亡後世因笙詩不存遂謂有聲無詞然古人之詩未有無詞

者也識此意者惟鄭康成其注鍾師九夏云載在樂章樂崩亦

從而亡最得其實惜未能堅持不易融會貫通耳徧檢周禮儀

禮禮記左傳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樂曰歛曰管

之詩無一不亡此可以決然不惑矣騶虞采蘋采芣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

諸侯奏騶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所以不亡者其詩列二南之中二南者房中

絃歌之詩也若騶首則亡之矣新宮所以不存者其詩主於下

管笙師職之雖宋公偶賦以享昭子而非學士之所肄業也明

乎此而後知夫子未嘗刪詩笙詩未嘗無詞豳詩雅頌自有其

詩非七月之所能分亦非楚茨載芣之所能假作詩樂存亡譜

以俟達者覽焉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序

廿二部集說者集崑山顧氏亭林婺源江氏慎修金壇段氏茂

堂高郵王氏懷祖歛江君晉三五先生之說也自宋鄭庠分唐

韻為詩六部麤具梗概而已顧氏博攷羣編釐正唐韻撰音學

五書遂為言韻者之大宗嗣後江氏段氏精益求精並補顧說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三
之所未備至王江兩先生出集韻學之大成矣王氏與江君未
相見而持論往往不謀而合故分部皆二十有一王氏不分東
中未爲無見然細繹經文終以分之之說爲是而至部之分則
王氏之所獨見而江君未之能從者也今王氏已歸道山而江
君與所夙契爰斟酌兩先生之說定爲二十二部竊意增之無
可復增減之亦不能復減凡自別乎五先生之說者皆臆說也
述朱質疑序

所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高山仰止欲
從末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多士習聞鄉先
賢之教所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誦瀟朱子相勸
勉竊以爲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儒生挾好勝之心每
多異論高明之士旣震於其言而匍匐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

業者名爲遵朱間以朱子平生學術之早晚著述之異同師友
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
注諸書不過獵取詞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
則朱子之學幾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
之學術著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千篇釐
爲十有六卷以未敢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嗟乎朱子之道又
豈徒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闕里須識得魯鄒濂洛
而後惟朱子爲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
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著足下艱苦功夫
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倫察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
約自麤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已由是真儒名世二而一
之此所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徒騰口說以資

辯論便泰然自附於朱子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編也姑以爲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尙冀海內之高賢碩德真能爲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匡所不逮焉

學制統述序

古者學校之制至周大備自閭里鄉遂以至王宮四郊莫非設學之地自父師少師以至樂正司成莫非設教之人其文詩書禮樂其倫君臣父子其行孝友任卹故一時人才輩出通明學術曉達治體以措諸家以施諸國以推諸天下裕如也漢唐以來言學制者紛紛迄不得其要領惟北海鄭君之注融會貫通若合符節其散見於各經者可考也今上御極之三年二月上丁天子臨廡講學臣所校書中祕得與園橋之觀學徒帥宗林宗林昆季覩聖朝之鉅典發思古之幽情以成周學制質問於

是做朱子儀禮釋宮錢氏文子補漢兵制之例刺取經注學制之言條分縷析又別爲問答以發其意成書二卷名曰學制統述述之云者依經求例依注求經不敢自逞臆見也統述云者每解一經必融會全旨每闡一注必貫串全經不敢畧一漏十也凡說經之法皆當如是豈獨學制乎哉

檀弓辨誣序

檀弓一書專爲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九篇之中後儒雖有疑其說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詰但以爲記禮者之失而已余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爲記禮之失不應所失者盡在孔子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聖人之道造端夫婦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所以肇基也而檀弓則造爲三世出妻以誣之

幼而無父謂之孤瞻言松楸其永慕也何極而檀弓則造爲不知父墓以誣之士喪禮筮宅之詞曰無有後艱愼終於葬豈宜有悔而檀弓則造爲防墓崩以誣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君子若駟之過隙也而檀弓則造爲旣祥彈琴笙歌以誣之如檀弓之說則孔子之稱至聖其能無愧乎不獨此也聖門傳道之賢莫如曾子傳經之賢莫如子夏一貫與聞之賢莫如子貢四方禦侮之賢莫如子路其他有子冉子子游曾點諸賢皆聖門之選也而檀弓無一不用其誣焉於是聖人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幾於指擊無完膚矣昔春秋之末異端並起墨子非儒一篇所以詆毀聖人及其門弟子者無所不至荀子非十二子篇於聖門高弟直斥之曰賤儒若檀弓者豈其流亞與然墨荀二氏之非毀孔門人皆知其爲非爲

毀也檀弓則託於記禮之詞問答之語渾然不露圭角未嘗不以孔子爲聖而所述之事無一不與聖人相反未嘗不以諸子爲賢而所載之蹟無一不與賢人相戾陽予之名而陰毀其實其所以醜詆痛訾者幾於無復忌憚而自漢以來誦法孔氏高賢名儒比肩接踵爲所欺而莫之省者蓋二千年於茲矣世晚道微異端更甚惑世誣民之說愈出愈奇安知後世不更有傑黠者流援檀弓爲口實以集矢儒門者乎余不勝杞人之憂辨而正之以詔來學知我罪我聽諸公論而已

文集

琴張非子張辨

漢賈景伯鄭仲師以孟子書之琴張卽顓孫氏子張趙邠卿注孟子又甚其詞曰子張之爲人踧踖譎詭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近焦氏循著孟子正義引荀子呂氏春秋馬融論語注以醜
詆之誣謗先賢莫此爲甚竊以爲大不可也論語雖載師也辟
然與曾子之魯柴子之愚仲子之喭並得聖人之教以化其偏
曾子雖有難並爲仁之語此朋友責善之道不足爲子張病觀
論語所紀子張之格言至論不一而足而問仁問政夫子皆舉
全量以告之孟子謂其與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其爲孔
門升堂入室之賢夫復何疑琴張之與顓孫截然二人有四證
焉左傳昭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孔子生於魯襄
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十年年三十歲子張尙未生其證一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下厯引論語干祿問行問達以實之
不及孟子之所謂狂一字其證二家語有顓孫師又有琴牢字

子開一字子張判然爲二人其證三漢書人表列子張於三等
前爲曾子後爲曾皙明爲孔子之弟子列琴牢於四等前爲隰
成子後爲楚子西明非孔門之弟子其證四以此四證印之琴
張之非子張審矣琴張之爲人見於莊子踰越禮教實甚而謂
有聖人一體之子張肯爲之乎荀卿不難詆子思孟子以造詞
飾說之非何有於子張馬融注論語以辟爲邪辟此自季長之
妄於子張何損呂氏春秋謂子張爲晉之鄙家謂起自都鄙之
家卽細氓也與尸子謂子路爲卞之野人同必以是爲短子張
然乎否乎總之賈鄭及趙氏之注皆無稽之談康成之注論語
元凱之解左傳俱不以琴張爲子張此大彰明較著者也焦氏
曲徇邠卿之注誣毀先賢其得罪聖門不亦大乎

又論語之牢鄭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其爲琴牢家語始

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杜預注左傳遂以琴張爲琴牢蓋襲家語之誤

古文尙書不可廢說

疑古文者自朱子始黃勉齋作行狀特載疑古文之詞其意蓋亦深以古文爲不然也然朱子中庸章句敘發明大禹謨十六字爲歷聖傳心之要而文集雜著中大禹謨一篇字箋句釋雖於曰若稽古三句頗致其疑朱子曰吳氏謂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仿二典爲之皋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皋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而其餘闡明精訓幾無餘蘊以爲能備二典之所未備不獨此也如與潘子善論虺誥答吳晦叔論伊訓答潘子善論太甲答石子重論咸有一德答或人論說命答徐元聘論秦誓示諸孫讀旅獒皆津津有味乎其言之然則古文雖僞而其言之足以

垂世立教其見取於朱子如此繼朱子而攻古文者自宋元迄明代不乏人至我朝閩百詩惠定宇諸先生出穿穴抵釁搜瑕索瘢耳食之徒眾喙一詞莫不唾而棄之矣然古文之僞在乎來歷之闇昧筋脈之緩弛文氣之散漫而非謂古昔之格言正論不藉是以存之也李文貞公光地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卽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方望溪苞曰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王白田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

謚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氣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阮相國元曰古文尙書孔傳出於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來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所按以上諸說李氏方氏王氏發明古文之義理極其醇粹阮氏推言古文之功效足資啟沃然後知勸議古文之非真爲天下鑿破混沌者朱子之見之卓屢闡古人之奧旨爲後學示厥準繩者朱子之心之精彼閭惠諸君子其尙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未免膠柱而鼓瑟矣

性善說

性之爲文從心從生以形聲而兼會意謂自有生以來卽具於吾心者也人之心本有善而無惡其惡焉者心之欲而非心之性也天下有不忠之臣而無不知臣之當忠有不孝之子而無不知子之當孝穿窬之竊中葺之私未有不諱莫如深者殊方絕域聖賢所不產聲教所不被而生而不能無父子卽有父子

之愛生而不能無君臣卽有君臣之義苟去此而立國不可以一朝居故性善之說驗之庸愚推之薄海而莫不然而性生於心而惡亦不可謂之不生於心

說文惡從心亞聲又亞醜也亦形聲兼會意字心之醜者

謂之惡也衆人以心之欲者爲性於是有性惡之說有有善有不善之論有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喻而聖賢必反而謂之曰善從心之最初者言之衆人之以爲善不善從心之後起者言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繫辭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聖賢之以爲性者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此衆人之以爲性者也惟孟子旣道性善又直辨之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明乎不謂之性而後聖賢之所謂性者可得而定

述均敘

呼等之學六朝唐人獨擅之然開合洪細起於天籟之自然不可謂今人所有古人所無也亭林考古之功卓越前後而審音以定古韻弁侈洪細之限則自慎齋始如其分眞元侵談各爲二及析蕭尤爲兩部是也予兄弟少隨先大人官新安得見慎齋等韻之書後又於貸園叢書中讀其所著古韻標準參以亭林音學五書復與歙江晉三茂才交於是古音等韻之學始識其分繼求其合而季弟謙甫之所得爲尤邃謙甫謂慎翁能以等韻區別古音而終不免強古音以就唐韻如虞韻之拘區愚芻等字歸之尤侯則古尤侯之全韻皆開口麻韻之家牙置巴等字歸之魚虞則古魚虞之全韻皆合口江韻之江邦腔龐等字歸之東鍾則古東鍾之全韻亦皆合口又謂東蒸侵三部爲古音洪細之限故間有合韻而分用劃然江氏之增元蕭等韻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及段氏之析尤侯孔氏之析屋沃燭亦其限也顧氏謂唐人入聲之分配如以呂代羸以黃易芊而其所自配亦復得失參半江氏乃倡爲異平同入之說以調停唐人二百六部之書謙甫則謂平上去入以類相從審其去入同用之偏旁則去定而平上亦定戴氏分祭泰月曷等韻爲去入二聲之獨部以其偏旁不與脂之平上同也孔氏分緝合等韻爲入聲之獨部以其偏旁不與侵談之平上去同也因復考定去聲之至及入聲之質櫛屑無一字與脂之平上同偏旁者亦當爲去入二聲之獨部段氏以爲眞之入者固非孔氏以爲脂之入者亦非也予向見王懷祖觀察論韻亦分至質等韻獨爲一部而晉三不從今謙甫未見觀察之書而奄然如合符復析占三從三足以不疑矣昔慎齋作古韻標準自謂彌縫顧氏之書今觀謙甫所論四聲

三十六母悉濫觴於周秦而方音流變古今異讀未可以唐人之二百六部相繩然學者苟不明於二百六部之呼等而欲求古音則又如杭斷港絕流而求至於海也故其末卷表章慎翁之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二種爲學者考古審音之門徑是則述均所撰殆又彌縫江氏之書而悉去其刻舟膠柱之見因亟勸梓之以俟後人論定焉

與某書

足下博聞強識而染於近世淺淺之習好議先儒之非竊以爲讀書之法當明大體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自古聖賢爲學之

規模如此孔子大聖也成春秋維王迹誅亂臣賊子孟子以抑洪水驅猛獸與之比烈者此也至於襄公二十一年九十兩月二十四年七八兩月連書日食攷之推步斷無比月而食之理此係魯史之誤無疑夫子存之不改者以非春秋大義所在故耳孟子亞聖也道性善闢楊墨黜霸功以崇王道使孔子之道得明於後世韓昌黎稱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至於淮泗入江與禹貢不合冠禮父命與儀禮不合此係著述時引用偶未詳究亦以非全書大義所在故耳朱子生濂洛之後力肩道統出學庸於戴記拔孟子於諸子升論語於十三經而爲四書又爲章句集注以闡其蘊元明及今家弦戶誦人人得聞孔孟之傳黃勉齋稱爲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也至於制度名物沿舊說之陋者亦有之矣後人往往毛舉一二細誤肆意排詆果爾則連

書日食遂可以不知推步爲孔子病乎淮泗入江遂可以不讀禹貢爲孟子病乎是以學者讀書當明大體

與胡瑒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安書

通辨一書顧亭林日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爲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最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窠輿而挾朱學之所以然前編中下卷雖是此書眉目然當時羅文莊與姚江書已發其端通辨特因以益致其精惟前編之上卷竊不滿於心以爲清瀾陳氏尙爲異說所蒙耳何以言之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已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

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爲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概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時爲許順之作存齋記以心字立論旣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答汪尙書書是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者作引導故其詞特謙抑答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以前與象山未會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戴東原遂有老莊楊墨陸朱合一之說未必非通辨之言子之以口實也

李氏晚年全論因通辨所譏存齋記之意敷衍成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因通辨四十以前與

禪陸合之論遂謂朱子終身之學無不如是

本朝眞能爲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答秦定安書分別與何叔京林擇之薛士龍諸書之次第較通辨爲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尙沿通辨之說是其一蔽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楹莛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和舊說卽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功夫判然各別比而合之是緇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掣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從事並非四十以後始求之句讀文義之間也且與薛士龍書明云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而亦

未有聞也答江元適書云未離乎章句之間何得專以此爲朱子之定論乎朱子之定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竝進闕一不可未可謂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也

與胡瑒卿論白田草堂雜著書

蒙以白田雜著爲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細繹之頗多轆轤不清之處如知答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年譜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爲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漸破綻實無左證不思朱子明明自云從游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凡所謂餘者皆有限之辭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

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年之遠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轆轤也

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

其無定見如此

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爲義文可知能具隻眼矣

卻於雜著中又改答薛書爲壬辰

文集注以爲辛卯

以

遷就二字之不爲義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壬辰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爲無據要之此書之義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卽先生君子之生字亦係義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答江薛二書相爲表裏必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大轆轤也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己丑

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實悟於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篇皆極言敬字之眇又皆己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和舊說與更定舊說主腦不清是又一大轆轤也知延平之求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始斷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卽悟延平之偏揚方庚寅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己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

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爲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轆轤也他如以靜爲本之說專救湖南之闕處承當自注及下文甚明而王氏以爲未定之論答汪尚書書專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之大老作引導而王氏以爲其詞未決答林擇之書語意無弊而王氏以爲與白沙姚江之說相似是皆不免自生轆轤也足下試取王氏之書與鄙說細加推勘不憚反復幸甚

附錄

先生自以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以爲天幸每接見諸生必以朱子之學勸之因自顏其齋曰景紫堂

狀行

道光壬辰癸巳閒先生居京師撰讀詩劄記八卷又益以詩章

句攷一卷詩樂存亡譜一卷朱子集傳校勘記一卷詩古韻表
廿二部集說上下兩卷共書十有三卷其中申明毛公及朱子
之說爲多如謂毛公之詩傳自荀卿而祖述孔子子思孟子及
發明性善之旨俱與荀子殊轍朱子去序言詩後儒頗蓄疑未
定其實序出毛後立八證以明之皆前人所未及道者

讀詩劄
記白銘

序

先生有養疴三編一書其一曰漢唐諸儒興聞錄其一曰訏謨
成竹其一曰息游詠歌皆本朱子之意輯而成編漢唐諸儒若
大毛公董仲舒鄭康成諸葛孔明文子韓昌黎實與聞斯道
之傳此六君子者程朱已有定論爰做伊洛淵源錄之例條其
遺言逸事萃爲一編以見斯道絕續之交必有守先待後之人
縣延勿替而道之塞天地而亙古今者卒未嘗一日亡也

養疴
三編

序

心伯家學

夏先生炯

夏炯字仲文號卯生心伯仲弟廩膳生考職州吏目少承父學
復偕叔季兩弟從心伯學讀書務記大義篤信朱子之學嘗著
禮志一書專就鄭孔賈之說窮原竟委凡經所不見者以此求
之立通志分志雜志三門欲使後之學者因疏證注因注證經
則禮之不徵不信者少矣又有羣經異字同音書若干卷書程
七冊又謂朱子之學由博反約漢宋二家本無軒輊所著仲子
文集六卷凜然以闢異說衛正學爲己責又著選法河務議政
諸議論者謂其可見施行年五十二卒

參見所撰行略
弟燮撰行狀

文集

時宜說

五帝三王所以維世之要其大經大法亙古不易者雖有千百聖人出不能易其轍而改其絃故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天地不變斯道亦與爲永昭上自帝王下至樵牧人能知之人能由之无弊可生故无時可息其餘禮樂刑政則五帝不能相合矣三王不能盡同矣井田封建三代以前行之則有利无害三代以後行之則有害无利故秦之變古非純用私意也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古庶士以上皆有廟後世品官立廟雖俱載典禮而宰相有不立家廟者由古者皆世爵祿立廟能世守之後世考選人宰相之子不得仕進則淪爲庶人庶人之子一得科第即可躋顯要若一概立廟興廢无常甚有不便也古者適士以上始得祭祖庶人祭禰漢以

後庶人皆上祭三世五世又有祠堂祭始祖以下此亦人情所不能自己不能遂以爲僭也喪禮以磬浴尸以几綴足後世不行焉亦不忍動其親屍之意也古葬用脯醢藏壙中後世無之懼其致蟲蟻也古弔生不弔死故但有主人拜賓之文无賓拜柩之文今則弔者先拜柩乃唁主人弔生改爲弔死死者人之所大惡故生死並弔不爲非也古者三十而娶後世則不能待至三十張楊園與人書云僕所反覆鼓勵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非无見也古者出使行禮之人皆使其子弟後則多使服役之人以簡爲貴也由古服役半係刑人後世則貧賤之人爲人服役故不妨于使也古者君子必佩玉珩璜琚瑀聲中律度後世无之若多佩玉則紕綳也古者重作樂士大夫琴瑟無故不去手後世若效之則近于荒也古者居喪大功以上廢

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後則居父母之喪亦不能不誦且不能不授徒矣陸子靜謂呂伯恭居喪授徒爲非亦就伯恭彼時而論尙不須此耳若寒賤須此生活坐以待死何殊毀而滅性也古祭祀必立尸雖郊天亦然成王祭天周公爲尸不愧其爲尸也後世雖家祭不立尸一則難于選尸一則素所熟習之人或卑幼子弟一旦以神明奉之於情理亦未見其得也古者婦人於丈夫皆俠拜雖於其子亦然後世不然丈夫相爲禮皆此拜彼答獨婦人先拜丈夫立而不動婦人旣拜丈夫拜婦人立而不動已而婦人復拜丈夫復不動此亦情義之有不合處也古者雞鳴而朝內則遂定爲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常法後世惟朝廷有之居家則无居家之人以卑事尊辨色而起緩適尊長之所亦所謂安老无驚也故儒者讀書除三綱五常所當力挽末

俗頽風外其餘可以從宜從俗之處不必泥古以自表異微特封建井田爲迂儒之談卽尋常細故苟返之于理無大背謬者亦當仍之未必古人之所行皆是後人之所行皆非也若沾沾章句不能達古今之宜妄思復先王之舊徒駭世亂俗而已矣

鄭氏箋毛說

鄭君解說諸經皆言注惟注詩稱箋者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是則鄭氏之箋毛表明之者多別用己意者少其別用己意者略有數端一則郊禘用感生帝之說如生民商頌諸篇遵用緯文一則昏姻時月獨取周禮俱與毛不同且毛不改字鄭則多破字故與毛異者最多其餘則玩其文義或足成毛意或申明傳文如是而已乃自孔氏正義出

穿鑿傅會毛鄭之說詩居然大相逕庭幾於無一篇不異無一章不異是豈鄭氏尊毛稱箋之本意乎所以然者毛義甚簡箋文每數倍之孔氏於箋文較多之處卽認爲與毛有異不知箋文多于傳處正所謂足成毛義也又如開首寤寐思服毛云服思之也鄭云服事也毛則顛倒經文詮釋鄭則用爾雅釋詁之文字面訓解雖異其實則同如此之類孔氏俱以爲毛鄭各別無怪其疏文之繁碎也孔氏解鄭稱箋亦云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載其事是孔氏未嘗不知毛鄭之無大異同也乃詮釋經文之處每爲二家強生分別若忘乎鄭氏之稱箋殊所不解耳然正義序中稱隋唐以來諸家疏內二劉特爲懸絕今奉敕刪定據以爲本則又二劉聰穎才智之過妄爲毛鄭立異也但孔冲遠旣奉敕審勘刪煩增簡於此等妄生

枝節之處未能汰其煩瑣則實孔氏失修書之體要矣

夏先生變

夏燮字謙甫心伯季弟道光辛巳舉人官江西永寧知縣少讀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諸書復與江晉三交於呼等之學所得甚邃撰述韻十卷又以明史初槁出萬季野其後橫雲山人成之鼎革之際嫌忌頗多于是搜輯明季野史數百種撰明通鑑一百卷元和陳氏明紀一書時尙未行先生用意乃與之合而網羅較富決擇務精自爲攷異以明從違之故其經營視陳氏爲尤密也又嘗撰中西紀事一書詳記道光庚子以來中外通商始末咸豐庚申曾文正督師駐祁門調入幕府時值都下變後和議旣成罷兵換約凡前後奏咨稟案及軍機摺臺函件皆得寓目踰年又預長江設關西

士傳教之役得見續頒條約暫定章程並增入焉勒成定本二十四卷又有校漢書八表八卷光緒乙亥卒年七十六

參兄所撰述韻

序 明通鑑開萃祥序 中西紀事自序 校漢書八表孫誠楨跋

述均敘

述均者述顧江戴孔段又先生言韻之書也自顧氏析古音十韻江氏遞增之爲十三韻段氏遞增之爲十七韻而戴氏又分太聲之祭祭等韻獨爲一韻呂別于脂孔氏又分入聲之緝合等韻獨爲一韻呂別于侵談詳且密矣變謂學問之道有却其當喫者有却其所呂喫者歟三百篇羣經及周秦諸子音韻之文條分而縷析之此却其當喫者也其所呂喫者則區其弁侈等其洪細而灼然有呂却其分合之由又案定其四聲之同用獨用呂爲平入分配之韻分喫后疊之漢人故訓說文錯聲呂

及轉注段俗之不同者旁通而曲證之蓋案音攷古闕一不可呂言古韻蓋蒼是之難也予自少嘗先徵君授以亭林音學五書讀之歎其蒐討之富用力之勤其于古音始稍稍望見門徑而入聲之分配則尙茫喫也後從藏書家借得江氏古韻標準謂顧氏知攷古而不知案音其分眞以下十四韻又侵以下九韻各爲二又析蕭肴豪之一支自爲一部與尤侯分用皆以聲之弁侈洪細知之然其分入聲爲八猶不免狃于昔人異平同入之見故雖較顧氏爲精密寔不能確斷其爲何部之入段氏始以平入相系而眞侵談三部之入又多以意配合且旣析尤侯爲二而尤部有入侯部無入此則其案音之舛也道光癸未自都門歸始知攷古必須案音欲案古音必先今音乃取香人之二百六部求其清濁粗細開合者復得江氏四聲切韻表音

學辯微二書研心三載始循是以求古音之部分及其平入分配之故如指諸掌又由是呂讀五家之書始有以定其疑密而以己見參焉今就五家論之顧氏段氏詳于攷古而疑于案音戴氏孔氏知案音而但案其近似之音其于所以弁侈洪細之各從其類者仍未能折中至當以歸于是惟江氏則識斷精審各造其極然予獨惜其論古音多泥于二百六部之呼等不敢迺易往往有求之過嚴而自生藤葛者如標準開卷之辯江韻必分作開合二口者是也予謂既改今音以從古韻則所讀自異有不可強同者羿江之江邦腔龐等字以入于東冬鍾則今音之開口者悉合口矣改虞之拘區隅芻等字以隸于侯則今音之合口者悉開口矣東韻之馮夢等字皆古音蒸部之開口也麻韻之家牙等字皆古音魚部之合口也東蒸侵三部爲洪

細之限東洪于蒸蒸洪于侵知侵爲最細之音而凡貪堪三參等字之闌入于寧談者可以齊之宵幽兩部爲洪細之限宵之細者洪于幽幽之洪者細于宵知幽爲細音而凡包茅馨陶等字之闌入于肴豪者可以齊之不弟此也古音四聲而執審人之四聲以求之則又不可慶必讀羌信必讀伸予無平音顧無去音以及佩貽則平去同用來圖則三聲兼收此皆與審韻不同者也又由是以論五音之同异華之與剪喉唇馬牛蛇之與佗舌齒榮穢證以偏旁諧聲則牙喉當爲一類正齒必分二支唇舌雖有兩端切音多取類隔以此定古人之等均而滙以說文漢讀古今異字殆夾如十七部之若網扯綱有條不紊矣昔蔡文恭公欲合古韻等韻爲一而不克成書至江氏始以等韻言古韻而音學大明予謂學者欲通古韻先通等韻等韻明而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三
后古音之當然與其所以然者無不明且知雙聲疊韻悉濫觴于三百篇而不自孫炎沈約輩始有此獨得之祕此述均之所以作也

校漢書八表敘

史之有表創自龍門蓋仿周誥爲之遂爲歷代史家之所不可廢然其文省其事繁其旁行斜上也經緯相牽或連或斷故其阡陌可尋而行幅易亂于是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年月舛迕凡此皆傳寫之失無累于作者至于表之自爲一體可以考紀傳志之異同焉以補紀傳志之闕軼焉且据表以正紀傳志之誤與据紀傳志以正表之誤者恆得失相半焉然則表曷可廢乎哉暇檢敝篋見少時所校漢書八表參之各本但知擇善而從未能實事求是夫所謂是者莫如以紀傳志校表三

者既得然後以表校表而識其致誤之由如是則善本可束而誤書可思也乃復取班氏全書句稽貫串曲暢旁通依原書例釐爲八卷于以澄蕩愆違審定區域或于譜系之學不無小裨此亦百衲之琴千狐之腋爲之賢于博奕云爾

明通鑑

附與朱蓮洋明經論修明通鑑書

前奉來書有石屋注史之役聞之不禁狂喜方欲條答適有催租敗興之事執筆中止今更論之明史初橐係萬季野其後橫雲山人成之季野當鼎革之際嫌疑頗多其不盡者屬之溫哂園別成繹史弟年來校證貴池書搜輯明季野史無慮數百種以明通鑑無書慨然欲輯之涑水通鑑如禍水冰山等語皆自野史得來若謂野史不可信則正史何嘗無采自野史而折衷

之者安見登之正史遂無傳聞之誤乎若以恩怨而言則修史之初半係先朝遺老亡臣子孫其中或以師友淵源或因門戶嫌隙近閱明季稗史參之官書頗有本傳所記錚錚矯矯而野史擯之不值一錢亦有野史所記其人之本末可觀而正史貶抑過甚者豈非恩怨之由貴在知人論世者折中一是耳執事欲補注勢不得不兼采稗野旁及諸家文集說部之書而同異得失之間不能無辨遂有一事非累幅不能了者莫如擇野史之確然可信者參之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等書入之正文而以雜采稗乘疑信相參者夾行注於其下是卽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亦卽貴鄉彭文勤公五代史補注之例也拙撰明通鑑采野史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其爲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俱入之攷異中其正史有未敢信而刪之者亦入之攷異中四庫

書提要謂溫公特創此例自著一書以明其去取之故故較之三國志裴注又加擇焉前明一代關係之大事非通鑑不足以經緯之而庚申建文二事正史多不具然歷代帝王無以誕生之年得號者此蓋如讖緯相傳不知其何所自來而已當元順帝在位之日千喙一詞至於權衡余應皆元末明初人焉有自述其先朝而妄加誣讟者況庚申君三字已明見太祖詔旨後又著其六更之讖於通鑑博論中此當援錢虞山萬季野及後來全謝山各家引證之書而補之一也建文出亡從亡致身二錄雖不可信而明人野史汗牛充棟無以惠帝爲自焚者自焚之語僅見永樂實錄蓋卽指后屍爲帝屍事也惠帝之是死是遜且不必論而從亡之一百餘人最著者四十餘人豈皆子虛烏有其不可信者如袞袞雉力藏於鐵匣卽有其事亦從亡諸

臣藉神道以聳聽耳至於復還大內則楊行祥冒名被繫錮死獄中已見正統實錄而王弇州諸人亦已辯之今宜芟其不可信而信其所可信此當据明史紀事本末遜國之前一段而參之鄭端簡朱文肅之紀載闕其遜位以後而補其爲僧以前事二也英宗北狩除正史外如北使錄否泰錄北狩事蹟天順日錄諸書亦與正史大致符合惟于忠肅不諫易儲及薛文清不救忠肅爲後世疑案不知揆時度勢人臣有不能得之於其君者故先主東行武侯追念法正蓋自度其不能而言之徒以償事況忠肅當日又安知其無造膝之陳引裾之泣乎文清之於忠肅亦知不可挽回一經訟冤則寸磔便成鐵案此正其救忠肅之苦心通儒如黃南雷尙不能知何況其他是宜撿郎氏七修類稿皇史宬一段及御批三編論易儲一條補入之三大

禮之議楊毛未必皆是張桂未必全非然張桂之罪在尊孝宗爲皇伯考浮於逆祀之夏父而實自楊文忠考孝宗以興獻爲皇叔父之二語啟之世宗之繼統在武宗禰武宗而祖孝宗此有三傳魯僖公之鐵案在何至引宋濮議之不相類者而合武宗之統絕孝宗之世系至論濮議之涑水伊川皆當世兩大儒千秋而下豈能爲之回護謂其稱濮王皇伯考爲有典耶伯父叔父乃天子謂其臣下之詞而加之於所生則不倫毛大可大禮一議醇雜參半記事之體不宜妄下雌黃而言之是非人之邪正亦宜稍有斷制四也江陵當國功過不掩訾之固非揚之亦非明史所載似不如紀事本末之据事直書爲得其實至於結馮保構新鄭固不能爲之詞而至援高拱自撰之病榻遺言則直是死無對證語高張二人易地爲之仍是一流人物今但

取正史可信者書之而閏月顧命等詞一律刪汰以成信史五也妖書之獄史不載憂危竑議之大略亦以滲漏至二次妖書全無影響直是沈一貫門客所捏造以搆歸德江夏者而會審噉生光一案亦不似梃擊之詳是宜取酌中志先撥志始及毛大可之彤史拾遺記節錄其要以成信讞六也三案本末後人悉付之疑案實則梃擊非疑案也張差之非風顛千真萬確故明史於王之案一傳全錄供詞破例載入此似出四明特筆而讀者猶不能無疑及檢孫退谷春明夢餘錄則福清當日修光宗實錄時曾親質之張司寇即張問達司寇身在局中親讞是獄又朝邑方訾其調停風顛者而其答福清一則曰千真萬真之案所言無一不實又言風顛飾詞焉有持梃入東宮而出自風顛者据此數語並見葉文忠集則當日原奏調停似出萬不得已而問達

亦以此得罪矣夫梃擊既非風顛則主使之人鑿鑿可據光廟寢疾鄭貴妃在旁又濟以同惡之李選侍紅丸一事安得不令人疑既而宮車晏駕閉門不納羣臣及至請見東宮又被牽衣阻之宜楊左移宮之請不俟終日矣今敘三案必須詳明首一案以閒執後世訛訛之口七也三案無關於逆奄而與爭三案之人爲仇者推刃於逆奄以報之首翻梃擊者楊維垣也首翻移宮者賈繼春也合三案爲一以成要典之誣者霍維華也三

人之惡不減崔倪而奸險過之乃逆案中概從未減明史所載亦多不實不盡如以楊爲殉難是不實也賈之本傳敘其前疏而遺其後疏是不盡也今宜檢兩

朝從信錄撮其三疏之大略著之於篇明正其罪八也逆案凡三易而後定元年大計一也南北兩察二也爰書定案三也倪文正兩疏是陰陽消長之一大關鍵卒之正不勝邪長垣見用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華亭長山被黜遂使烏程韓城一輩人一手障日翻案之根實萌於此此宜博采剝復先撥二書及烈皇小識所載以昭明季信史九也甲申之變正史語焉不詳所記殉難諸臣亦多遺漏宜博采北略繹史綏寇紀略及甲申以後之野史必使身殉社稷之大小臣工悉取而登之簡策以勸千秋忠義十也舉此十事以概其餘則執事補注及鄙人通鑑之役豈可一日緩哉定本尙俟異日姑先舉其草創之大略爲共從事於明史者商之惟鑒不宣

蓮洋名航高安人中道光戊子副車芷汀孝廉給其從弟也芷汀之弟茂才舫號芳洲俱從事於明史年來所購凡坊間所未見者都自其九芝仙館中借鈔而芳洲同預於校讎之役者二年又山陰平景孫觀察步青時任江西糧儲所輯明

季國初爲增補攷正數十事其要者俱入攷異中竝識之

心伯交游

胡先生培翬

別見樸齋學案

汪先生喜孫

別見容甫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爲養一學案

江先生有誥

別見懋堂學案

黃先生式三

別爲儆居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六

天津徐世昌

方立學案

方立天才超卓不屑僅以辭章名世其治厯算輿地之學精密過人往往自出新義補前人所未及使假之年鄉先輩孫洪諸公亦當畏後生也述方立學案

董先生祐誠

董祐誠初名曾臣字方立陽湖人嘉慶戊寅舉人少負異才未弱冠能爲沈博絕麗之文旣而肆力於律厯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撰述益富特善深沈之思書之鉤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門名家殫數十年之力而探索者晨夕閒已突過之討論經國治世之原今古變遷

之迹志在用世嘗曰史自班固以後蕪穢甚矣綱領不得何以挈其要繁雜不祛何以信其事各志之紕謬舛錯爲尤甚欲通其例穿貫之以諸志自任約同里張彥惟成孫同爲之未有成書道光三年卒年僅三十三兄基誠哀刻其遺書割圖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圓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注圖說殘藁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凡九種所考定地圖成而未刊李氏兆洛據之合爲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又纂長安咸寧兩縣志兄基誠字子誥嘉慶丁丑進士官至河南開封府知府有政聲績學王文與弟齊名著有移華館駢體文二卷

撰遺書序 武進陽湖合志

割圖連比例術圖解序

元郭守敬授時草用天元術求弧矢徑一圍三猶仍舊率西人以六宗三要二簡術求八線理密數繁凡遇布算皆資於表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載西土杜德美圍徑求周諸術語焉不詳罕通其故嘗欲更創通法使弦矢與弧可以徑求覃精累年迄無所得己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氏九術全本相示蓋海寧張先生豸冠所寫者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嘗爲之注爲某氏所祕書已不傳迺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蓋卽圍容十八觚之術引伸類長求其紮積實兼差分之列衰商功之堆垛而會通以盡句股之變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圓弧也方弦矢也九九八十一遞加遞減遞乘遞除之差也方圓者天地之大體奇耦相生出於自然今得此術而方圓之率通矣爰分圖著解冠以九術原文並立弦矢互

求四術都爲三卷辭取易明有傷蕪冗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
割圓連比例術圖解後序

割圓解既成之二年朱先生復得割圓密率捷法四卷於鍾祥
李氏蓋乾隆初欽天監監正明圖所解而門人陳際新所續成
者其書釋連比例諸率分弦矢爲二術皆先設百分千分萬分
諸弧如本法乘除之棄其畸零以求合於矢之十二三十五十
六弦之二十四八十百六十八諸數遂謂遞加一數以爲除法
者特取其易知而便於記憶則其於立法之原似未盡也然反
覆推行使弧矢奇耦率可互通鉤隱探蹟雜而不越蓋師弟相
承積三十餘年之久推其用心可謂勤且深矣陳氏序言圓徑
求周及弧求弦矢三術爲杜德美氏所作餘六術則明圖氏補
之與張先生所傳互異又借弧借弦二術並見陳氏書中范氏

所作其閤合歟余以垛積釋比例而三角及方錐堆二乘以下
舊無其術近讀元朱世傑四元玉鑑菱草形段果垛疊藏諸問
乃知遞乘遞除之術近古所有而遠西之士尙能守其遺法有
足珍者爰并記之

橢圓求周術序

橢圓求周舊無其術秀水朱先生鴻爲言圓柱斜剖則成橢圓
是可以句股形求之秋涼無事卽先生之說稍爲發明系以圖
釋大氏平圓如平方橢圓如縱方橢圓有大徑有小徑有周有
積必知其二然後可求其餘猶縱方之句股形也如以兩徑與
周之和較及面積隱雜求之則其術亦有不可盡者矣

斜弧三邊求角補術序

梅文穆公赤水遺珍有弧三角形三邊求角開平方得半角正

弦法解與薛儀甫天學會通三邊求角用對數術略同其術視
總較術稍繁然用于對數則此爲簡省矣薛氏有法無解梅氏
以平行線作同式三角形釋之義亦未顯暇日尋繹迺知角旁
大弧之弦線與對弧之弦線相交成平三角形以邊角比例術
求之可得所求角正矢之半爲末數故倍末數卽得角之矢而
術必求半角正弦者八線對數表無矢線知此術之專爲對數
立也別爲圖解並補求又一角術推步之士或有取焉

堆垛求積術序

堆垛求積三乘以上舊無其術汪氏衡齋算學始創諸乘方三
角堆求積術以爲古所未發予釋割圍捷法更得求諸乘方所
成之方錐堆術繼復以縱方堆推之而得諸乘方所成之縱方
堆術亦謂此兩術又汪氏所未發也近讀四元玉鑑菱草形段

果垛疊藏諸問求其天元如積之原則與諸術皆一一符合學
然後知不足旨哉言乎爰取舊撰兩術比而錄之爲讀四元玉
鑑者助焉

三統術衍補序

推步家實測日月星辰之行以算術綴之謂之綴術自漢以下
無慮數十家莫不先審天行復綴算數數不虛倚則假物以爲
用三統之律呂爻象大衍之著策授時之平差立差西人之小
輪橢圓其用殊其設數以求合于實測一也俗學昧于原本毀
所不見遂以律呂著策之說爲詬病是知繫之非日而并疑日
之非圓也三統術爲諸家權輿史稱公孫卿等定東西立晷儀
下漏刻已得太初本星度迺更選落下閎等運算以律起厯則
是已得諸數而復飾以律呂爻象固章章矣錢詹事作三統術

衍頗稱詳覈然于創術之原猶有未備今輒依太初元年日月五步度數比而列之入以演讓之法爲衍補一卷後之學者庶無惑乎此也

文集

辨正沈彤周官祿田考古今度法

考曰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三百六十步爲里古一步六尺今一步五尺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

正曰古尺較今尺七寸四分則今尺較古尺一尺三寸五分而贏舉成數言尙不相遠諸數皆是也

考曰今之三百六十步當古五百四十五步強百之爲五萬四

千五百有四步強

正曰置三百六十步以一步八分步之一

今步較古步一步有七寸五分約之

爲一步又八分步之一

通分內子乘之得三千二百四十分爲實步法

八分除之得四百有五步

此以今步較古步立算若以古步較今步立算則四百有五步有餘

分蓋今尺較古尺一尺三寸五分下尙有餘分故也

百之爲四萬有五百步沈君誤也

考曰三萬步爲古之百里以五百四十五步強除之則得五十

五里有二十二步強

正曰置三萬步爲實以四百有五步除之得七十四里強

準古

步較今步立算則得七十四里無餘分

沈君誤也

考曰古者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當

古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爲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四步

正曰置一步八分步之一通分內子自乘得八十一分二百

四十乘之得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分爲實步積六十四分除之得三百有三百太準古步較今步立算則得三百有四百奇百之爲三萬有三百七十五步沈君步數既與前同誤而於今畝法則長用今尺廣用古尺今尺長二百四十步廣一步爲畝是廣亦失之當折算也今與里數同法則有長無廣矣甚矣

考曰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二十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也

正曰置萬步百之得百萬步爲實以三萬有三百七十五步除之得三十三畝弱準古步較今步立算則得三十二畝太強則當今之畝也王氏尙書後案亦據此尺度而謂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一是較沈君尤遠皆非也

古百里當今七十四里強

今百里當古一百三十五

里

古百畝當今三十三畝弱

今百畝當古三

百有三畝太

太歲辨

太歲太陰之辨發自嘉定錢先生大昕潛研堂文集史漢考異三統術衍養新錄言之詳矣高郵王先生引之復作太歲攷二十七篇多正錢氏之失其合太陰太歲爲一以太初元年爲丙子兼丁丑以史記甲子篇爲出殷數考中凡數字皆避廟諱以漢志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當作四千五百二十歲皆不刊之論甲子紀歲自古迄今皆六十遞用無所改易漢自太初以前用秦正則歲首在往年十月而夏正以後皆統於歲首甲子常先一辰故漢志稱高帝元年歲名敦牂由今上溯則爲乙未太初元年歲名困敦由今上溯則爲丁丑淮南子天文訓稱

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當文帝之十六年由今上溯則亦爲丁丑太初旣改用夏正則元年爲丙子兼丁丑而二年卽爲戊寅故天馬歌作於太初四年而曰天馬來執徐時翼奉封事上於初元二年而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皆與今所推合尤改正卽改歲之證至歲星與太歲錢先生確守三統跳辰之術王先生所考謂太歲跳辰古今所不用其議甚核而復執歲星應太歲月建之說欲使黃帝以來諸數同元則未敢以爲然也太歲旣不用跳辰則歲星必不能相應太史公天官書所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者蓋卽當時之歲名識其躔度用爲候星之法非以歲星之行定歲名也司馬貞索隱謂歲星正月晨見東方以下皆出石氏星經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占與天官書合甘公齊人石申魏人皆在戰國時獲麟至漢興年數雖

諸家互異而史記年表則有可據以甲子推之春秋僖公五年太歲在寅是歲晉公子重耳奔狄二十四年太歲在酉是歲秦伯納晉侯國語董因曰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則五年星在卯二十四年星在申距太歲相應之日躔俱中隔三次至昭公三十二年太歲在卯是歲吳伐越左氏傳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則星在丑哀公十六年太歲在戌是歲楚滅陳左氏傳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則星在午距大歲相應之日躔俱中隔兩次歲星凡百數十年而超一次至戰國初則寅歲之星在丑卯歲之星在子與寅月日躔之亥卯月日躔之戌恆隔一次而晨見東方甘石據而錄之以候歲星而星應太歲在晨見之月至漢初則星又超二次故漢元年十月太歲在午而漢書天文志言五星聚東井則星在未太初元年十一月太歲在子而

三統歲術從星紀起則星在丑與午月日躔之未子月日躔之丑皆爲同次太初數據而錄之以候歲星而星應太歲在同次之月正天文志所稱星有贏縮各錄所見者淮南子天文訓與天官書略同而星見皆先兩月與太初數合尤其明證天官書又言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太白上元以攝提格歲與營室晨出東方淮南子言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營室今本作營室誤晨出東方天文志言甘石太初不同四星亦略類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皇甫謐年數亦同漢志是每歲定次五星皆有之尤以歲候星非以星定歲之明驗錢先生謂班史誤合太陰太歲爲一固爲過當王先生復詆班氏贏縮之說亦非其實且黃帝六家之術本不同元開元占經所引積年具在而周數以丁巳爲元似無可強合也考又以漢志太初

元年太歲在子子當作寅謂殷數以是歲爲甲寅應歲星晨見之月而太初數則應同次之月故歲名困敦按殷數在寅太初數在子相差二次揆以晨見之月與同次之月義得相通若殷數寅在甲太初數子在丙相差二十二歲則於義無取殷數以甲寅爲元淮南子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卽如王說甲寅術有二元而古術中朔分皆同則殷數紀首旣爲甲寅次紀亦必首甲戌三紀亦必首甲午三統世經言元帝初元二年殷數以爲紀首是年歲在甲戌值一終之數與淮南合是殷數紀歲與太初同也以殷數初元紀首上推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得至朔同日中餘四分之三朔餘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百五在太初數則無餘分故張壽王上書據殷數以非太初數使元年而果

值甲寅則殷數亦爲紀首無餘分壽王旣治殷數不應更云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矣漢志言公孫卿等議造漢數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數者更造密度是朔旦冬至無餘分者當時實測所得射姓等不能爲算故卽以前數甲寅元術綴之迨鄧平等運算而太初數始定史記甲子篇其所云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十二無大餘無小餘無大餘無小餘焉逢攝提格十二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者皆殷數原文其所云太初元年太初二

年者蓋以漢元冠殷數藝文志有漢元殷周諜數十七卷或卽甲子篇所本若殷數原術初未嘗以太初元年爲甲寅一行大衍議謂太初數元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近之特以殷數紀元推漢元者迺公孫卿等爲之非閔平太初數也班史恐歲名相淆故申言太歲在子與上文相別謂後人改寅爲子恐未必然大抵太歲歲星本不相應劉歆以三統推春秋歲之所在欲其與太歲合不得不立跳辰之法而古今歲陽歲陰從無超遷鄭康成周禮馮相氏注已疑之王先生謂說文釋歲字不宜專指木星誠爲篤論乃仍以太歲歲星相應之法推四家之元又據歲星晨見之月斷殷數以太初之丙子爲甲寅此其所未喻者今參攷諸說實求其是王先生聞之未識以爲當否也

圓徑求周辨

圓二徑一古法也自魏劉徽以割圓求周歷代因之至今日而愈密雖屢求句股十數位以降不能無差然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之率則無可疑者嘉定錢氏塘獨創爲十乘圓徑開方得周之說儀徵阮尙書疇人傳謂與秦九韶環田三積術相合又言徑丈木板篋尺度之適得三丈六尺一寸有奇錢氏之說爲至當不可易以法考之未敢信爲密率也塘之言曰圓割爲觚名爲周而非周且不能無所棄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劉徽之術止於內容九十六觚而設圓徑爲二尺忽以下直棄其餘故其率失之少今之割圓則兼內容外切用之至百億以上內外之觚旣同則弧線亦不得不同且設徑爲二兆復有小餘二十七位凡四十位取數之密無過此者謂徽術所求非圓周可也謂今

術所求非圓周不可也謂徽術三一四以下率未密可也謂徽術三一四當易爲三一六不可也圓外切觚觚內之弧必小於觚此人所共知者如設徑爲二兆十乘開方得周六兆三千二百四十五億五千五百三十二有奇二十四析之爲二千六百三十五億有奇較今割圓術所求外切二十四觚之一已多二億夫二十四觚出於六觚乘除僅三次耳圓徑爲兆則億下小餘尙有三十五位三次乘除而四十位下餘分之棄卽差至三十五位以上此必無之理而謂觚內之弧能大於外切之觚者尤必無之理也塘術旣於理不通則所謂徑丈之板必未能合度斯則輕改古經惟憑私臆無足取者塘又謂數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方圓之理舍實象而求空言亦數學中之遁辭矣

與陳靜庵書

承示秋農先生冬至日躔辨謂十二次歲有遞差而名不可變論至精審歲自爲歲星自爲星自祖沖之已有此議宣城梅氏大暢其說更得此辨足相發明惟辨中謂冬至起星紀丑宮克擇及壬式家皆沿漢人舊法則未敢以爲然也自唐以前無以中氣爲太陽過宮而冬至必起丑初者左氏傳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士文伯謂去衛地如魯地則是日爲日躔由豕韋而入降婁一行歷議謂入常雨水七日卽有微差當亦不遠降婁在戌以雨水後過戌宮必以小雪後過丑宮是春秋時未嘗以冬至起丑初也三統術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漢時大雪正當星紀之初故起斗十二度而冬至則在丑中是漢亦未嘗以冬至起丑初也自漢及唐冬至日躔漸值

星紀之初故開元大衍術冬至在斗九度有奇而分野亦以星紀起斗九過宮始見於此蓋漢初日躔過宮正當十二月之節後代不察據日躔以改星次而大雪必起星紀故劉歆三統論謂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蔡中郎月令章句因之以四分術大雪在斗六亦以星紀起斗六較太初退六度魏正光術冬至起牛前十二度而星紀遂起斗一唐則冬至正在丑初後代因之亦遞改星次而冬至必起星紀則今克擇壬式諸家皆仍唐人之舊如用漢法則過宮當用節氣不當用中氣矣辨又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此上下宮次各得其正之時夫日躔右行星次左旋終古不能得正子午當位則卯酉易方卽祖沖之所謂春躔義方秋麗仁域者堯時星次未可云天象之正位也至合神之說由於斗建於日躔二者皆有歲差然十二

月之建不可因斗柄而移十二月之合神必因日躔而改古法雖未立歲差然合神之改則有明證鄭康成注周禮大師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此周秦及漢所用之合神迄今因之淮南子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不可以舉百事此周以前所用之合神周秦及漢用爲厭日今所稱月厭是也五行家以可見者爲雄不可見者爲雌歲星可見而歲陰不可見故天官書以歲星爲雄歲陰爲雌斗柄可見而日躔不可見周秦旣以斗建爲月建則日躔卽爲北斗之雌神凡過時者皆爲災周秦合神旣出子而改丑則前此合神卽爲厭日天文訓稱太陰在寅丑爲閉建除家以子月之亥丑月之子爲閉日是前歲

之歲陰爲閉前月之月建爲閉閉厭同義知厭日卽前一次之合神矣今十一月之日躔全入於寅而月合仍在丑月厭仍在子數千年來更無知厭日爲前一次之合神因歲差而移者夫五行之學亦先聖之微言而在今乃茫昧不驗蓋由源流已湮星翁術士泥於成法而不知變通豈知先聖之法固因時改憲行之萬世而無弊者哉因足下下問而詳陳之

讀易緯一

六日七分之術其別有三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十一辰而從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消息及雜卦傳相去各如中孚唐一行大衍卦議所謂京氏以卦爻配期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皆六日七分者也漢儒言易者皆用之稽覽圖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六
又曰卦直事日依事定日主一爻其圖以小過初六當立春一日六二六日九三十一日九四十六日六五二十一日上六二十六日一行卦議所謂天保歷依易通軌圖自入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皆終者也後漢書郎顗傳陽嘉二年上書言正月三日至平九日三公卦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是歲正月二日雨水三日至九日皆漸用事爲三公二月三日春分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爲消息皆不以五卦六爻相次故一行斥齊歷爲謬乾鑿度曰亦友所生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凡六日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四日三公也五日辟六日宗廟此又候友所生以知吉凶與卦氣異義一行卦議又謂京氏於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然緯稱雜卦相去

各如中孚乾象正光甲子元三術其中孚求次卦皆各加大餘六並不言頤晉井大畜止五日而一行謂乾象以下皆因京氏未得其解及讀張先生易緯略義曰原緯文無上損頤晉井大畜之說後人求七十三分不得下減中孚遂上損頤耳四時卦雖爻主一氣然其候之當於分至之日首入中孚七十三分是坎卦始效之候復生坎七日自以中孚一卦六日七分而爲七日非益以坎之七十三分然則一行之說既非京氏本指而所謂乾象以下皆因京氏者亦妄也

讀易緯二

後漢書蘇竟傳載竟與劉龔書云今年比卦部歲易緯略義依稽覽圖中比周人所推積年以上求建武二年丙戌當入小畜履軌謂西漢以前歲起冬至蘇竟之算以是年歲在乙酉至十

一月乃在丙戌故入師比軌北周人所推皆羨一算案天元皆起天正而紀歲必起人正乾鑿度天元甲寅爲甲寅之十一月而乙卯之天正一月與黃帝六家元術略異惟太初術元起丁丑而以爲丙子與此正同求卦主歲之術一日八十一分一月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一歲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悉與太初術同蓋卽閏平諸人所本天元旣退一年則蘇竟之算未嘗不以是年爲丙戌也二卦貞一歲師比皆四月卦法爲同位相避師貞於巳則比當退貞於午師初六自己左行至六四入坤體在亥比初六自午右行至六四入坎體在子故竟書云坤主立冬坎主冬至其言比不言師者舉一可知章懷註謂此卦坤下坎上以坤坎皆屬之比則比坤不得主立冬誤矣

讀易緯三

稽覽圖曰地上有陰而天上有陽曰應俱陰曰罔地上有陽而天上有陰曰應俱陽曰罔鄭氏以六三應上九陰陽相應爲白濁九三應上六陰陽相應爲清淨魏書正光術曰九三應上九清淨九三應上六絳赤六三應上六白濁六三應上九麴塵與鄭異義凡三畫以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清濁之貌皆地氣而上見於天陽爲清陰爲濁天以光施地以氣升光與氣俱陽則爲清淨光與氣俱陰則爲白濁天光有陰而陽氣應之則爲絳赤火以陽包陰故色赤虹蜺之色亦赤下陰已盡而天光以陰臨之也天光本陽而陰氣應之則爲麴塵下云黃之色悖如麴塵則麴塵爲黃色土以陰凝陽故色黃風霾之色亦黃下陰方盛而天光以陽散之也今溽暑之日光恆赤初寒之日光恆白赤則有雨黃則有風與風雨寒溫皆相應正光術所傳似得其正鄭下注云秋分

日色先白則知秋分後必當雷秋分兌用事是鄭亦以六三應上六爲白濁也稽覽圖自甲子卦氣起中孚以下漢人所謂中孚傳者今本前後乖違經注凌雜此條其亦有訛脫歟

讀易緯四

稽覽圖曰太陽霓出地上少陽時並而聲微鄭注云太陽正月泰卦少陽得時並而當雷少陽謂泰卦也用事於正月泰氣得用並而爲雷聲而爲雷聲今本在甲子卦氣起中孚下當移在此是泰爲太陽亦爲少陽鄭於上太陽太陰注謂從泰至遯爲太陽從否至臨爲太陰雜卦九三爲少陽雜卦六三爲少陰則非雜卦不得稱少陽明甚京房以二月朔上封事言辛酉以來太陽精明辛巳太陽侵色皆不以泰爲少陽正月辟卦爲泰張晏以太陽爲大壯非推校經注少陽自指漸需而言古者先啟蟄後雨水夏小正曰啟蟄必雷雷不必聞

漸需九三皆少陽卦與泰並用事啟蟄於時雷已出地而未聞於人故經云少陽時並而聲微注云少陽得時並而當雷二義俱合注謂少陽爲泰者謂泰卦所主之雜卦非以泰爲少陽也下注云雜今本作離誤卦九三用事而雷則爲他月之雜卦非泰卦所主故不當雷矣

霸產考

水經注云霸水出藍田谷西北有銅谷水次東有輕谷水二水合而西注之又西流入湓水長安志云劉水一名泥水引水經注云水出藍田之東谷俗謂之劉谷西北與石門水合又石門水東有銅谷水合輕谷水西注泥水今本無之湓水又西逕嶢關北歷嶢柳城東西有二城湓水西北流入霸霸水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北川有漢臨江王榮塚塚在城東八里霸水又左合產水歷白鹿原東故芷陽也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霸水又

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荆谿荆谿水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硯山之斫槃谷今名

柘坡谿蓋斫槃之轉聲

次東苦谷

今名庫谿

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風涼原西其

水傍谿北注右合東川水水出南山之石門谷

今名湯谿

次東有孟

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五水北合而北歷

風涼原東上有漢武帝祠又北與西川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

陵東而北去杜陵十里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

原水又北逕杜陵東又北注荆谿荆谿又北入霸水又有溫泉

入焉水發自原下亂流入于霸

今無考或卽白鹿原下諸溝

俗謂之產水非

也

水經注又云地理志云產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

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產水產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流

注于霸水地理志曰產水北至霸陵入霸水

漢書地理志南陵縣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

師古曰沂音先

反

魏書地形志山北縣有苦谷產水出焉

按霸有五原酈注以藍田谷水爲正源後世名藍水今由木

護關至藍橋水也其餘四谷水劉谷水卽渥水今名留谿水

石門水今名倒溝谿水銅谷水今名銅谿水輕谷水今名傾

谿水皆附注霸水非正源四水在霸東銅谷獨云西北者銅

谿水注渥水處在霸源西北非霸水谷口西北也霸水出谷

會渥水後西北流左會僅二大水一爲產水一爲荆谿荆谿

入霸在今霸橋北據酈注考之自渥水至荆谿產外更無別

水據今形勢驗之自留谿至霸橋輞川外亦無別流入輞川

非產則無產矣酈注云霸水又左會產水歷白鹿原東今白鹿原起賁山終霸陵長六十里原東入霸之水止有輞川如輞川非產則原東無產矣注又云產水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產水產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注于霸藍田川方三十里今藍田縣城南面西面地逕川入霸之水亦止有輞川如輞川非產則藍田川無產矣酈注皆經目驗何至荒謬如此今輞川水有二源東一水出秦嶺梨園溝西北流逕葛牌鎮鐵鎖橋草坪至兩河口西一水出龍王廟南秦嶺東北流逕漆安子紅門寺印溝口至兩河口與東一水合自此北流逕董家岩鹿苑寺即唐王維輞川別墅之文杏館至三里砭出峪口西北流十餘里逕藍田川西抵白鹿原東麓入霸余徧溯兩源至合霸處驗其形勢與酈注產水合詢諸鄉人猶有

稱產水者然則輞川東源卽產正源西源卽莽谷水酈注洵可徵信其以他水爲產者有二說焉一爲荆谿水水在白鹿原上非原東也其說出于漢志志于南陵縣言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水在南陵其入霸在霸陵地勢與荆谿合荆谿舊名長水沂或長水異名故志作沂然未以沂爲產也酈注引志文沂作產或酈氏所見本沂誤作產與尋繹注義自西北流與一水合至北歷藍田川入霸皆非志文乃酈氏自說逕藍田川之產水與前注無異注末乃云地理志云產水北至霸陵入霸水意謂產水逕藍田川入霸非至霸陵故引志文示疑以駁之觀注于荆谿入霸處復云俗謂之產水非也可知今荆谿水名荆峪水在白鹿原上去縣十里南有將軍堡卽漢長水校尉屯兵處峪西十里有鹿走溝水東

北流入荆峪水又西北流至咸寧高橋合狗柳川水二水始終原上去原東及藍田川甚遠未得據漢志作荆谿爲產之證史記封禪書稱霸產長水豐滂涇渭則長水之非產可知張守節正義乃引括地志以荆谿下流爲產顯與史文相背矣一爲庫峪水水在白鹿原西亦非原東也其說出于魏志志稱山北縣有苦谷產水出焉按苦谷水今名庫峪水水出風涼原西至咸寧嘴頭與東川五峪水合北流至高橋入荆谿又北逕霸橋北入霸與酈注合此水在白鹿原西距原東藍田川五十餘里必非產水考其訛誤蓋魏代荆谿俗名產水苦谷水亦入荆谿故展轉推移產之眞流遂致湮沒而酈川經唐人題咏其名益著微酈注無有知酈川爲產者矣丁丑夏客西安修咸寧縣志見諸城王君森文王君於地理爲

專門學因以是說相質所見喜適合今產水始終咸寧爰爲之考附錄于志俾稽古者有所正焉

五十三家麻術序

自昔上皇之世孟幼未分草木互易適定神策轉調厯大庭軒轅逮於殷周三五之法詩書所稱略可指說靡得而詳焉周室陵遲憲章版蕩亡告朔之禮廢疇人之職重遭秦楚五紀崩隧漢氏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皇始正三微改歲首於是方士輻湊曲藝雲集追星距以定度酌月法以積閏而晦朔分至躔離弦望之術差以周備自是以後代自爲憲家自爲學下暨唐宋經數十易皆攷驗當代斟酌舊傳有元承之作授時麻差平立以調進退求弧矢以正黃赤棄積年之法立諸應之準測祿之術纂以密矣明代大統因乎授時暨於末年門戶別出紛爭辨

訟遂屬國亡大清龍興晷緯昭應西徼殊俗厥角獻技內設五
官天文之科外測四海經緯之變日月效期寒暑通軌蓋自太
初以來千七百四十餘年始集成於我朝然猶申命臺官朝夕
格署蓋天地之數若此其微也夫術士之學厥有三蔽墨守師
承毀所不見昧因造之理違澤火之義舉一遺三得五忘十其
蔽一也榮今陋古拔本塞源斥射姓之司星嗤鄧平之運算是
猶指三江而狹嶠流觀九河而淺積石其蔽二也中夏失官學
流荒裔鳩扈補象徵之制音紐祖形聲之遺而議者必嚴內外
之防屏梵回之厯其蔽三也祐誠旅食餘閒願言纂緝乃取史
志所載自三統以下可撰述者五十三家凡歲實朔實之分定
氣定朔之差皆敬授之大原先朝之遺憲爲比其名義課其盈
虛補其散佚信其亡闕都爲十卷鉤核考互有移歲時以存先

士之學埃有道之正焉爾書成爰系之序並列其目於左

漢志

三統術 鄧平等造

續漢志

四分術 編訢等造

晉志

漢乾象術 劉洪造

魏黃初術 韓翊造

景初術 楊偉造又見宋志

泰始術 劉智造

永和通術 王朔之造

後秦甲子元術 姜岌造

宋志

元嘉術

何承天造

大明術

祖沖之造又見遼志

魏志

涼元始術

趙歐造其用數志不著錄據開元占經所引補

正光術

張龍祥等造

興和術

李業興造

隋志

梁大同術

北齊天保術

宋景業造

甲寅元術

董峻等造

劉孝孫術

張孟賓術

周天和術

甄鸞造

大象術

馬顯等造

開皇術

張賓造

大業術

張胄元造

皇極術

劉焯造

唐志

戊寅元術

傅仁均造

麟德術

李淳風造

神龍術

南宮說造其用數志不著錄據開元占經補

開元大衍術

僧一行造

九執術

瞿曇悉達譯據開元占經補

寶應五紀術

郭獻之等造

建中正元術

徐承嗣等造

長慶宣明術

徐昂造

景福崇元術

邊岡造

五代司天考

欽天術

王朴造

宋志

應天術

王處訥等造

乾元術

吳昭素造

儀天術

史序等造

崇天術

宋行古等造

明天術

周琮等造

觀天術

皇居卿造

紀元術

姚舜輔造

統元術

陳得一造

乾道術

劉孝榮造

淳熙術

劉孝榮造

會元術

劉孝榮造

統天術

楊忠輔造

開禧術

鮑澣之等造

成天術

陳鼎造

金志

重修大明術

趙知微修

元志

授時術

許衡等造

庚午元術

耶律楚材造

明志

大統術

元統造

聖壽萬年術

鄭世子載堉造

回回術

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造

附錄

先生年十九與同里張彥惟共治算學盡通諸家法又十年居京師識秀水朱筠麓鴻時出所得相質學益進歷三年乃成算學諸書筠麓彥惟皆專門學推許其書甚至董基誠刊遺書序先生研究諸史厯志因撰三統術衍補復取三統以次迄明大統萬年回回各術計五十三家撰五十三家厯術其涼趙敗之

元始術唐南宮說之神龍術及瞿曇悉達之九執術志不著錄用數更據開元占經所引補之都爲十卷後游西安亡其藁僅存其序目於文集中史傳及董基誠三統術衍序

康熙乾隆兩朝內府輿圖外閒流布絕少先生精心仿繪復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之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葱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分爲四十一圖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

先生年二十五始究心地理之學嘗取水經注證以今之水道分圖系說自成一書爲之累年僅得四卷卷中圖說俱備惟河水自採桑津以下有圖而無說圖大者徑數尺小者亦徑尺許別爲一冊錄入遺書者僅其說也董基誠水經注圖說序方立交游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六
李先生兆洛

別爲養一學案

張先生成孫

別見茗柯學案

洪先生祐孫

別見北江學案

方先生履錢

方履錢字彥聞陽湖人大興籍嘉慶戊寅舉人官福建永定閩縣知縣以廉能稱卒於官年四十一工爲駢體文始學其鄉先輩與方立相頡頏已復泛衍浸溢希蹤范蔚宗別樹一幟讀書善求閒嗜金石文字所積幾萬種著有富蘊齋碑目六卷伊闕石刻錄三卷希姓錄一卷泉錄一卷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又纂河內縣志武陟縣志永定縣志

參李兆洛

撰傳 陳壽祺撰墓志 張成孫撰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六終

